

常喝咖啡的那一年的

虹の岬の
喫茶店

咖啡十分香，
蛋糕非常甜，
这里又没有地震，

活着真好。



[日]

森泽明夫

李平 / 译

著

常喝咖啡的那一年的



虹の岬の
喫茶店

[日]

森泽明夫
／ 著

李平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常喝咖啡的那一年 / (日) 森泽明夫著 ; 李平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086-6152-0

I. ① 常… II. ① 森… ② 李… III. ① 中篇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2071 号

NIJI NO MISAKI NO KISSATEN by Akio Morisawa

Copyright © AKIO MORISAWA, GENTOSHA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 with

Gentosha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Youbook Agency, Beij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常喝咖啡的那一年

著 者: [日] 森泽明夫

译 者: 李 平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4-231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152-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Chapter 6	Chapter 5	Chapter 4	Chapter 3	Chapter 2	Chapter 1
夏	春	冬	秋	夏	春
海角的风声与浪声	《感谢音乐》 (Thank You for the Music)	《温柔地爱我》 (Love Me Tender)	《祈祷者》 (The Prayer)	《沙滩女孩》 (Girls on the Beach)	《神赐之恩》 (Amazing Grace)
215	169	129	93	41	1

Chapter 1



《神賜之恩》
(Amazing Grace)



“啪啦啪啦”卧室的窗户大声响着；强风裹挟着大颗的雨滴，敲打着玻璃窗。

我被这声音吵醒了，在温暖的羽绒被里，微微睁开了眼睛。

从遮光帘的缝隙看去，外面还是黎明前黑漆漆的春夜。

右手在枕边窸窸窣窣摸索到手机，看了看时间，电子屏上显示着凌晨3点34分。

最近总是睡不踏实，半夜会醒好几次。而且每次醒了以后，就很难再睡着。“刚刚40出头，怎么就跟个老头儿一样呢……”虽然这样想，但另一方面，自己却清清楚楚地明白睡不实的原因，清楚到痛心。

把手机放回去，重新躺倒，旁边传来平缓而可爱的呼吸声。那声音来自我4岁的女儿希美，她蜷缩成小虾米的形状正在熟睡。像往常一样，被子又被她踢开了，几乎没盖在身上。那印满粉色兔子的她最爱的睡衣，也早掀了起来，露出整个后背。

“哎呀，可别感冒啊……”

把希美的睡衣和被子轻轻地弄好，我又钻回自己的被窝，然后，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着泛黄的和室^①天花板，突然想到应该用这多余的时光做点什么。看看小说？玩会儿手机游戏？读读妻子留下的料理书，为今后的生活学习一下？或者干脆现在就起床，悠闲地准备早餐？

又一阵风吹过，窗户“嘎啦”一声。

天气预报里明明说从今早开始应该是三天以来的第一次晴天啊……

①和室，是传统日本房屋所特有的房间，地面铺有叠席。——编者注

仔细想来，这三天阴沉的天空让我很是郁闷，甚至觉得这银丝一样的冷雨冲刷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把所有柔和的颜色统统冲洗掉了。这湿漉而沉闷的灰色调风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像在我心里压了重石，即使偶尔出现小小的转机，也会被灰暗的单调所淹没。

“至少给我一个晴朗的天空……那样的话，这抑郁的心情也许能稍微缓和一些吧，可是……”

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呆呆地盯着天花板。

“扑通，扑通，扑通……”

胸腔里的跳动。

我的心脏，一味冷静地跳动着。

虽然并没有谁发出“跳起来”的命令。

我就这么，活着而已。本能地。

今后，我和希美，到底会怎样呢？

想着不明朗的未来，一直被我看着的天花板好像突然变高了，让人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了的感觉。这些天，好几次有这样不舒服的感觉。

窗子又一次“嘎啦、嘎啦”地响起来。

外面正是昏天黑地的暴风雨吧。

这个季节垂枝樱已经凋落，这时的坏天气，好像叫作“春岚”^①。叫“春雨”的话，这风也太过猛烈了……

咳，管它叫什么呢。

①春岚，春天的暴风。当低气压进入日本海时会引起强烈的南风，海上和山间均有大风暴，另外还有焚风现象。——编者注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翻身再次看向希美无邪的睡脸。她正“咻咻”地发出平和而有节奏的呼吸声。

直到最近，这间公寓的小和室里还铺着三床被褥，我们一家三口总是躺成“川”字睡在一起。那时候甚至还觉得8叠^①的房间有些挤，可是如今只是少了一床被子，同一个房间竟显得如此空旷。

妻子小枝子的被褥已经被放进壁柜的最里面了。想到以后恐怕再也不能让希美感受那睡成“川”字的幸福，我的心情再一次跌入谷底。

我轻轻地抚摸女儿的头发。那是纤细而柔软的孩童的发丝。她的小额头露了出来，我忽然发现，它和死去的小枝子的额头，简直一模一样。

就这样，我抚摸着女儿的头发。

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打湿了旧旧的床单，随它去吧。我只是紧紧地闭着嘴唇，费力地吞咽着那要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哽咽之音。

小枝子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流泪，泪水在这不可思议的暗夜里流淌不止。

最后，我还是从被窝里爬出来了。

睡也睡不着，又有些口干。

在洗脸池接了一杯水喝下去，喘口气，洗脸刷牙。然后在厨房一角把深度烘焙的咖啡豆放进研磨器稍微磨了磨，再把磨好的咖啡豆倒进过滤式咖啡机，按下按钮。

^①叠是日本计量面积的单位，1叠即一张榻榻米大小，约1.62平方米。——编者注

打开起居室的电视，声音调得很小。

黎明前的这个时段，所有频道差不多都是电视购物节目。即便这样，也比一个人在一片寂静中品味孤独强多了，就这么开着吧，我把遥控器轻轻放回桌上。

桌上有个写着“大泽克彦先生收”的朴素信封，那是葬礼公司的人上次见面时给我的。信封里的纸张上，写的是小枝子葬礼的细节，和我作为丧主^①应该做的所有事情，这些都用流程图的形式介绍得很清楚。最近这几天，我反复地看着这张流程图。因为父母都健在，担当丧主我这还是头一次，这张图在葬礼期间成了我信心的重要支柱。

小枝子因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在医院去世后，周围始终纷纷扰扰，老实说，我根本没有余力静静地悼念妻子。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为了小枝子和她的父母，必须马上稳妥地办好葬礼。然后最重要的，是考虑怎么保护如此年幼就遭受丧母之痛的希美，我一直都在想这些事情。

从开始准备到葬礼结束，希美片刻不离地黏在我身边。看到我第一次做丧主焦头烂额的样子，爷爷奶奶偶尔会牵起她的手，哄她到别处玩会儿，可是，连一分钟都用不了，希美就会跑回我身边，然后，抬起头用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我，一双小手死死地揪住我那满是樟脑味的丧服衣角。我抱起希美，跟她脸贴着脸，不住地说着苍白的话语——“没关系没关系”。我倒觉得，这话更多的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①丧主，丧事主持人，旧丧礼以死者嫡长子为丧主。——编者注

守夜和告别仪式都过去了，我虽然没哭，可希美把我那份也补上了，她哭了很多回。这4岁丧母的可怜小姑娘的泪水，成了来宾们泪流不止的引剂，多亏了她，不断有人失声痛哭，葬礼办得感人至深。

就这样，我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丧主的职责，松了口气。前一天晚上对着葬仪回礼的单子检查有没有遗漏，等把那张单子投进邮筒后，丧主当前的“工作”就算是结束了。礼物公司会在合适的日子把葬仪回礼的商品分别寄出。再之后丧主的“工作”，就是逝者逝去四十九日的法事了，到那时候一切应该都告一段落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从那朴素的信封里抽出流程图又看了起来。

没错，是这样。最近可以不用想丧主的问题了。舒了口气放下心来，我这才闻到洋溢在起居室内的香气。

把咖啡倒进情侣杯，再把其中不加奶的那杯放在餐具柜上。因为家里没有佛龕，就把葬礼公司提供的金色垫布铺在餐具柜上，又在上边安置了小枝子的遗像、骨灰和牌位。

带着咖啡香味的热气，在小枝子纯美微笑着的遗像前慢慢升腾。我觉得比起线香的烟气，小枝子更喜欢这个。

我们俩是喜欢咖啡胜过酒的夫妻。总是买一些种类特别的新鲜咖啡豆，用适合的研磨方式进行研磨，然后一起美滋滋地品尝那独特的风味。小枝子喜欢黑咖啡，我则喜欢加奶和少量的糖。

“一般来说，都是男的喜欢黑咖啡吧……”

小枝子总是一边这么说，一边单手擎着咖啡杯，脸上露出淘气的微笑。

我喝了一口满是深度烘焙豆独特苦味的咖啡，呆呆地看向遗像。黑白照片里的小枝子，就像每次喝到美味的咖啡时那样，嘴角微微上扬，眼睛眯成一条缝，看上去十分幸福。

我俩的情侣杯，是身为陶艺家的我的作品。说是陶艺家，却还是要靠去陶艺教室当讲师的收入维持生活，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打了折扣的创作人。不过想想靠摆弄泥巴就能养家糊口了，我还是十分感恩，现在大多数陶艺家，都是靠副业维持生计的。

小枝子，还给这对杯子取了名字。

她怀孕的时候，我曾经带她去千叶县郊外的鸭川海洋世界玩，那个时候看她特别喜欢虎鲸，于是回来后我烧了一黑一白两个虎鲸形象的对杯，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了她。小枝子笑逐颜开地叫着“哇，熊猫杯子啊”，于是这对杯子就被叫作“熊猫”了。我很诚实地告诉她“这是照着虎鲸烧出来的哦”，小枝子却微笑着说“怎么看都是熊猫嘛”。从那之后，我们开始自己研磨咖啡豆了。

我们俩喝咖啡的时候，一直都用“熊猫”。这杯子的底部宽，敦实，很有安全感，把手部分也为了突出实用性而做得比较大。而且杯壁厚厚的，咖啡不容易凉掉，也不会烫伤嘴唇。也许不算是什么很有品位的作品，但作为日常用品来说，确实是用起来称心如意的完美杯子呢。

我又用“熊猫”喝了一口。

咖啡的味道很好。不过，今早我却想比平常多放些糖。

“小枝子，你在天堂也会喝咖啡吗？”

看着遗像，我在心里喃喃自语。

到了凌晨4点钟，电视画面里出现了三个年轻女主持人开朗的笑脸。购物节目终于结束了，开始新闻节目了。

站在中间的主持人说开篇词：“从今天开始就是‘黄金周’了呢。”脸上满是开心的微笑。然后，她介绍了昨晚开始的返乡高峰和高速路堵车一类的消息。

今年的“黄金周”很多大型企业都实施“九连休”，我的陶艺教室也在连休期间暂停营业，当然，希美的幼儿园也停课了。如果喜爱各种活动的小枝子还活着的话，这次连休的日程恐怕早就排满了。小枝子总是有满天星一样数不清的好主意，既花不了多少钱，又能让大人孩子都玩得开心。

去年我们带希美去新开的动植物园骑了小马，去天文馆眺望了星空，又在附近海滨公园的自由市场摆摊儿卖我的作品，挣了些零用钱，接着拿着那些钱，我们钻进了回转寿司店。希美吃了好多她喜欢的金枪鱼和三文鱼子，连布丁和蜜瓜也没落下，把我和小枝子看得目瞪口呆。回家的路上，我们三个人手拉着手悠闲地漫步，途中，还像电视剧里那些完美好家庭一样，夫妇俩各牵着女儿的一只手荡秋千来着。走进我家公寓附近稍暗的小路后，希美看着夜空最明亮的星星叫起来：“第一的星星，我发现了！”我对她说：“第一星不是指最亮的星星哦，晚上最先出来的星星才叫第一星呢。”

“今年这个没有小枝子的长假，到底该如何度过呢……”

我呆呆地想着，走进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了牛奶和鸡蛋。不管怎么说，还是先给希美做她最爱的早餐——肉桂砂糖法式吐司吧。



把做好的早餐摆上桌，那卖相实在让人有些沮丧，我躺在起居室正要继续看电视，过道里响起了小光脚丫走来的“啪嗒啪嗒”声。是希美起来了。

“希美，早上好。”

我直起身子做出一个笑脸。

“爸爸，早上好……”

希美站在起居室门口用囔囔的声音回应我，两只小手揉着眼睛，慢慢地环顾着屋里。下意识地，她在寻找小枝子。那幼小纯洁的视线就要扫到边柜的遗像上，我赶忙出声：

“希美，过来。”

一边说，一边向女儿伸出了双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

可是，希美已经看到了遗像。睡眠惺忪的小脸，慢慢布满愁云。

我又一次对她说道：

“快过来。噢，爸爸抱。”

希美总算转过脸，快步扑了过来，双手搂住我脖子，抱住盘腿坐着的我。

我接住女儿，一把抱紧，然后一边轻轻地拍着她的小后背，一边闻着她的头发。

“爸爸给你做肉桂砂糖法式吐司喽。我们蘸着枫糖浆一起吃吧。”

希美小声地“嗯”了一声，用她的小鼻子在我胸前蹭着。我默默地继续拍着她的后背。终于，希美抬起头，脸上是比我精彩许多的笑容。

“我好好吃饭的话，可以给我念图画书《小兔迷奇》吗？”

“嗯，可以呀，如果你好好吃饭的话。先去洗脸刷牙吧？”

希美点点头，朝卫生间走去。

我看着她的身影有些发呆。然后，就听到从卫生间传来的抗议：

“爸爸，你过来呀。”

我这才醒过神来，慌慌张张站起身来答道：

“啊，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怎么忘了，希美还够不到卫生间的水龙头呢。我把希美抱起来，
“好，来吧。”

“什么呀。还没给我挽袖子哪。”

怀中的希美一脸无奈。

“啊，是嘛。对不起哦。”

“先把毛巾准备好。然后，给我挽袖子，再打开水龙头，等水热了再抱我洗脸。”

这是小枝子和希美每天早上的步骤吧。

“明白了。唔，毛巾是这个吗？”

“嗯，对。就放在洗衣机上面。”

希美一边给我讲解，一边自己挽起睡衣的袖子，同时叮嘱：“水不能太热。”

“是，明白。”

我像士兵一样敬了个礼，逗她开心。

“爸爸，先把煤气的开关打开。不然的话，不会有热水的。”

“统统明白了！”

希美看看我，露出了点笑容。

抱着她，试了试水龙头出来的热水。

“公主殿下，请问这个水温可以吗？”

“再热一点才行。”

“这样吗？”

“嗯。”

希美不太熟练地用手掬水，洗了三把脸。

“爸爸，快给我毛巾。”

她闭着眼睛，伸出了小手。

“是，请用。”

使劲用毛巾擦了脸，女儿抬头问我：“我的脸是亮晶晶的了吗？”

小枝子这个时候都如何作答呢？一定有让希美开心的最佳答案吧。

我嘛……决定按我自己的风格回答。

“嗯，亮得让人忍不住要亲亲呢。”

我蹲下来在女儿的小脸蛋上“啵”地亲了一下。

“哇！妈妈不亲亲，只是贴贴脸蛋呢。”

希美被弄痒了似的说道。

“是吗？不过，爸爸的奖励是亲亲哦。”

“为什么？”

“因为希美很可爱啊。”

以后，我和希美的生活节奏，一定就会像现在这样慢慢形成吧。

“刷牙呢？跟妈妈一样帮我刷吗？”

“当然了。那，你先教教爸爸，妈妈是怎么帮你刷的啊？”

“嗯，那个，先是……”

我想照着小枝子的做法一直做下去。我希望，希美在未来能一直保有母亲小枝子对她倾注全心母爱的记忆。

换好衣服，擤了鼻涕，希美一边喊着“疼啊疼啊”一边还是让我给她梳了头发，之后我俩总算面对面在餐桌前坐好，两人一起说着“开动了”。到这一刻还算其乐融融，突然，希美停下了手里的叉子。

“怎么了？”

我正往自己那只“熊猫”里倒第二杯咖啡，连忙转头问道。

“爸爸，这个真的是法式吐司？”

“是啊。我放了肉桂粉，也倒了不少枫糖浆啊。”

“可是……”希美的眉毛皱成了“八”字，看着我，“这颜色，跟平时不太一样啊。”